

武汉市建制沿革

潘新藻撰

湖北人民出版社



武汉市建制沿革

潘新藻撰

湖北人民出版社

· 1956年· 武汉

內 容 提 要

本書根據古籍及有關材料所記歷代史實，考證和敘述武漢市自古至今建制沿革。內分河道變遷、城堡興廢、建制沿革三個部分，並有地圖十幅。可供學習和研究湖北地方史地的參考。

武漢市建制沿革

潘新華撰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武漢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1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建新印刷廠印刷

787×1092 $\frac{1}{32}$ 開·2 $\frac{1}{2}$ 印張·1插頁·45,000字

1956年12月第1版

195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3,500

統一書號：11106·18

158400

自序

我寫“武漢市建制沿革”，估計十數節目可以寫成。誰知在沌陽縣遇着問題，即是“城”的問題。漢陽的楮山和臨嶂兩地，皆有沌陽城，諸書所說，迷誤不清。因之，我首先着手解決“城”的問題。

誰知在“城”的問題上，又遇着“水”的問題。即是漢陽却月城在沔水之左，沔水所經之道不能確指，則却月城之位置，懸而不決。而馬騎城、蕭公城，皆不知是在何處。因之，首先的首先，要解決沔水入江口究在何處的問題。

因此，我在这里寫成3個節目：一是河道變遷，二是城堡興廢，三是建制沿革。這3個問題，互相联系着分不開。比如漢陽縣的建制沿革，寫到沌陽，它是先在楮山城而后遷到臨嶂城；寫到沙羨，它是先在金口堡而后遷到夏口城而后又遷到却月城。這很顯然，建制問題和城分不開。

其次，沌陽是在沌水之北，漢陽是在漢水之北，命名之理，一定不移。然竟有很多書都以漢口舊襄河為漢水入江故道，因之把却月城搬在瀟湘湖上。幸而漢陽縣城自唐初至民國，赫然而在。不然，則早被李吉甫、劉嗣孔、范疇、王葆心

11/6/29

等人搬往瀟湘湖去矣。這說明城的問題和水分不開。

歷代講水的書，固然是青出于藍，后勝于前；然而酈道元的“水經注”終不可廢。雖然此書里面也還有些不正確之處，例如以江夏赤磯山為周瑜破曹兵的赤壁，大別山究在安丰，抑近漢水，模稜兩可。但他曾“訪瀆搜渠，參合古籍”，畢竟此書是一部歷史和地理相結合的專書。所以我采它的記載，作為提綱，同時引証各家，闡出己意，辨明是非。

今日武漢市的區域，就是漢代沙羨縣的一大部分。我采酈道元書講明江漢水系，江水截自赤壁起，漢水截自堵口起。赤壁、陸口、今嘉魚即漢沙羨。堵口，夏水入漢，使漢水有夏水之名。

我感覺到將“水經注”校訂完畢，城的問題和建制沿革都清楚了。所以第一個節目是用考証的方法，以下三個節目則為直接敘說。從体裁上講，最後一節為重要；從內容上講，最前一節為重要。体裁和內容，好像脫了節，這是不是編排上一大缺點呢？我想：是一個缺點。但同時我以為還有一樁好處，就是：有不願意找麻煩的人，可不看水系圖說，而徑直看建制沿革或附帶的看河道變遷及城堡興廢。反之，也有不看水系圖說就不夠味的人。因此，分成兩個截然不同的寫法，或者不是絕對的不好。

附圖十幅，是依仿楊守敬的“歷代疆域沿革圖”而又從諸書的文字記載中摸索而成。經緯方位，大致不差。若與實測地圖丈尺比例一一皆準確的相比較，那就有詳略精粗的區別。

这个缺点是存在着的。只因有圖总比無圖好，所以不計工拙，把它附上。希望將來能有办法改成丈尺比例准确的圖。此外当然还有更多的缺点。

从搜輯材料到編纂成功，歷时三个月，即自四月一日至七月一日。有的同志以为編得快，不够詳細。有的以为慢，未免嚕苏。我想：这两方面的毛病都有的。就是应当簡的地方沒有簡，应当詳的地方不够詳。但假如对考求武汉市建制沿革的問題能有些微貢獻的話，那么，縱然这貢獻是很小，也可以說三个月的时间未曾浪費。

一九五四年七月十日

潘新藻 序于武昌郭家巷二十二号

凡 例

- 一 酈道元“水經注”的校本很多，此篇所用，是王先謙的合校本。但并非以王氏校本为最善本，而只是錄用它的記載。
- 一 錄用“水經”經文及“水經”注文时，完全根据此篇叙述上的需要。有王氏認為重要的未錄，其不重要的反而錄用。这并非有意断章取义，而是尽量繁中求省。
- 一 “水經”經文及注文皆頂格寫，經文加着重点；引用他書，皆标書名；自己見解，悉用按語，以示区别。引書及按語，皆左空三字寫。
- 一 閒有按語，夾在小注中。亦閒有瑣細小事，本系按語，而未一一标明。如王鳴盛下注云“尙書后案”之类。
- 一 有的在水系圖說里討論过的問題，或是前節叙过的事实，到后節又提到。这当然是重复。但有的是有必要重提一下。
- 一 后面 3 个節目与第一節的寫法不同，引用諸書文句，參合在叙述之內，未另行左空字寫。
- 一 旧襄河、瀟湘湖，無主要材料可寫，就附見于淪河之下。

租界是設夏口廳以后之事，附見于夏口廳——夏口縣一節中。鸚鵡洲的变迁，也影响河道，所以附在河道变迁之末。

- 一 夏水有圖而無說，是因它不在武汉市区域以內。但堵口及漢、沔、襄、夏諸名称的关系，还是需要圖來作参考，所以附夏水圖。
- 一 宋代所筑漢口堡，不知在何处，有待搜考。至于白陽壘，照理应是陽大灣而不是白羊浦。不知是否可以这样肯定？其他疑詞，是引証不足。
- 一 两个建議：一是开通里河于武昌市区之后，一是开辟新河于漢口市区之后。为了叙述便利，附在里河及玉帶河之后，并未專条标出。

目 錄

江漢水系圖 圖一 圖二

水系圖說	1
江漢	1
江水系	3
江水	3
涂水	13
里河	13
漢水系	14
漢水	14
河道变迁	28
漢水 圖三	28
沌水 圖四	30
淪河	31
玉帶河	33
鸚鵡洲 圖五	35
城堡兴廢	38
江夏城 圖六	38
夏口城	38

沙羨城	39
曹公城	39
鄂州城	39
武昌城	41
漢陽城 圖七	42
却月城	43
魯山城	43
梁廢城	43
馬騎城	45
蕭公城	45
漢陰城	45
沌陽故城	45
林鄣故城	46
沌陽廢城	46
漢陽城	46
〔附〕天完國都	47
漢口堡 圖八	48
楊口壘	48
白陽壘	48
牛湖堡	48
漢口堡 (一)	49
漢口堡 (二)	49
建制沿革	51
荊州	51

楚國	52
〔附〕楚世系表	53
南郡	55
沙羨	55
汝南、沌陽、潯陽	58
郢州	58
鄂州、江夏、漢陽	59
夏口廳——夏口縣	62
〔附〕租界始末 圖九	62
漢口市	66
武昌市	68
武漢市 圖十	68

水系圖說

江 漢

現在的武漢，古代称为江漢。在“尚書”、“詩經”、“史記”、“通志”諸書里，都有記載。有的是實指武漢地區，有的是泛指荊襄一帶，包括武漢在內。有的是分指江漢二水，亦包括武漢在內。還有的是指四川巴蜀之地。左思“蜀都賦”：“却背華容。流漢湯湯。遠則岷山之精。近則江漢炳靈。”此華容是四川江油縣北水名，非南郡華容也。嘉陵江上源，有西漢水之名。流漢湯湯，是指嘉陵江。嘉陵江與長江合于巴縣。故江漢炳靈，是指巴蜀之地。除巴蜀不論外，茲將各書所記，分別叙列于次：

(一) 實指武漢者 “尚書”“禹貢篇”：“江漢朝宗于海。”

“詩”“大雅”“江漢篇”：“江漢 滔滔，原作“江漢浮浮，武夫滔滔”。依王引之“經義述聞”改。詳“經義述聞”第七。并謂：“鄭玄‘詩箋’，應作‘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滔滔然’。”孔穎達“正義”：“是至大別之南，漢與江合而東流也。”按：大別，即漢陽龜山。詳后。武夫浮浮。……江漢湯湯，武夫洸洸。……江漢之辭，王命召虎。”“孟子”“滕文公篇”：“曾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胡渭“致閭若璣書”曰：“漢至大別入于江，二水合為一，則總名江漢。故‘禹貢’曰：‘江漢朝宗于海。’‘職方氏’曰：‘其川江漢。蓋源異而流同，實一水也。’曾子稱江漢，亦指合者言之。”見閻若“四書釋地”。江漢合流之處，滔滔湯湯，水勢浩大，東匯于海。曾子將它與秋陽

周正建子，夏正建寅。周之秋八月，即夏之夏六月。故周之秋陽，即夏之夏日。“左傳”杜注：“夏日可畏。”謂其陽光盛大也。并論，也是取盛大之意。

(二) 泛指荆襄者 “詩”“周南”“漢廣篇”：“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朱熹“詩集傳”：“江漢之俗，其女好游。漢魏以後犹然。如大隄之曲可見也。”劉夢曰：“大隄，漢水之隄。大隄曲，宋詹王誕作。”按：朱熹謂江漢之俗，舉大隄曲為例，知是泛指。惟鄭道元“水經注”謂是襄陽方山水曲之隄，舉張衡“南都賦”“游女弄珠于漢皋之曲”為証。并云漢皋是方山之異名。見卷十一“沔水篇”。鄭樵“通志”：“周河洛，召為岐雍。河洛之南瀕江，岐雍之南瀕漢。江漢之間，二南之地。詩之所起。屈宋以來辭人，多生江漢。”“元史”：德安趙復，以儒學見重，世號為江漢先生。元太祖特穆津命其子庫騰及其將特穆德克攻宋漢水區，于理宗端平三年八月破襄陽軍德安府，得趙復。復字仁甫，德安人。其徒稱為江漢先生。被獲，求死。姚樞勸其北行。至燕，不肯為官，惟講程朱理性之學，著“傳道圖”、“伊洛發揮”、“師友圖”、“希賢錄”等。其學自不免是宋儒的唯心論，然其為人，個人的修養和民族氣節還是有的。這也是南宋理學家的共同之點吧！余詳“元史”“儒學傳”。

“襄陽縣志”水災：自漢高后三年至后唐庄宗同光三年，載江漢水溢者四。一、漢高后三年，即公元前一八三年，江漢水溢，流四千余家。二、高后八年，即公元前一七五年，辛酉夏，江漢水溢，流万余家。三、唐文宗開成三年，即公元八三八年，夏，江漢漲溢，坏民居及田畜殆尽。四、后唐庄宗同光三年，即公元九二五年，九月，江漢溢，漂溺廬舍。

此所稱江漢，都是泛指荆襄一帶，江漢二水流經之地。

(三) 分指二水者 “詩”“小雅”“四月篇”：“滔滔江漢，南國之紀。”鄭玄“詩箋”：“江也，漢也，南國之大水。”“周禮”“職方氏”：“正南曰荊州，其川江漢。”“職方氏”謂江漢二川，與“小雅”滔滔江漢同。胡渭以為實一水，非“職方”本意。“史記”“楚世家”：“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裴駰“史記集解”服虔注：“祀其國中山川為望。”張守節“正義”：“大江也，漢江也，二水，楚境內也。”依鄭玄、張守節等注解，知是分指江漢二水。胡渭以為“職方”所稱實一水，指合流處言。其言未確。

江 水 系

江水 “水經”“江水篇”：“又东至长沙下雋縣北。”

按：漢長沙國治臨湘。今湖北崇陽、通城縣境，是漢下雋縣地。屬長沙國。

“水經注”：“江水左徑上烏林南，村居地名也。又东徑烏黎口，江浦也。卽中烏林矣。又东徑下烏林南，吳黃蓋敗魏武于烏林，卽是處也。江之右岸得蒲磯口，卽陸口也。”

按：“說文”：“經，訓織從。”是織布所牽的經綫。“徑，訓步道。”是人所走的路。引伸作動詞用，就是走过。逕与徑通用。

趙彥衛“云麓漫鈔”云：“江水东注，凡水經左者皆北岸，右者皆南岸。”

“沔陽州志”：“黃蓬山在州东南一百四十里，按：一本作一百八十里，一本作二百里。有石灵峰为最高处。其支阜曰香山，曰松林圻，曰烏林圻，曰斑竹圻。統三百余阜，延綿二十里。前瀕大江，左为菖蒲澚，右为黃蓬湖。湖卽大漢陈友諒起兵处。石灵峰上有却月城，城外有台。相傳吳魯肅曾屯兵于此。”

按：“吳志”“魯肅傳”：“肅初住江陵，后下屯陸口。”又“孫權傳”：“建安十五年^{公元二一〇年}，分長沙为漢昌郡，以魯肅为太守，屯陸口。”

宋謝疊山云：“予自江夏按：隋開皇九年（公元五八九年）始名武昌為江夏縣。

泝洞庭，舟過蒲圻，按：晉太康元年（公元二八〇年）于蒲圻洲置蒲圻縣治。蒲圻洲亦曰擎洲，又曰南洲。今宝塔洲是也。又“元和志”、“寰宇記”及“吳志”“呂岱傳”謂吳立蒲圻縣，屬長沙郡。見“湖北通志”第三二一頁。見石岩有‘赤壁’二字。其北岸曰烏林，又曰烏巢，乃沔陽境。有烈火岡，上有周瑜廟。……耕地，得箭鏃長尺余，或得斷槍折戟。其為周瑜破曹兵處無疑。”

“吳志”“周瑜傳”：“建安十三年，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各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時曹公軍眾，已有疾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

“又東北徑石子岡。岡上有故城，即州陵縣之故城也。又東徑州陵新治南。南對龍穴洲，沙陽洲之下尾也。”

按：沔陽境在漢為江夏郡云杜縣及南郡州陵縣地。州陵縣治先設石子岡，後徙龍穴洲北。沙陽洲，沙陽縣治也。縣本江夏沙羨地。晉太康元年，武帝司馬炎年號，公元二八〇年。分置沙陽縣。沙羨原治金口，此時遷治夏口，即武昌之江夏古城也。

“江水左徑百人山南，右徑赤壁山北。昔周瑜與黃蓋詐魏武大軍處也。”

按：此條應改為：“左徑百人山南，右徑赤磯山北。”赤磯山在今日武昌縣境，上距烏林二百余里。曹操與周瑜，兩軍遇于赤壁。初一交戰，曹軍敗退，引次江北。次江北即次烏林，不能遠在距赤壁二百余里以外之上游。故赤壁之說，以唐章懷太子說為是。章

怀太子賢注“后漢書”“刘表傳”曰：“赤壁山名，在鄂州蒲圻縣。”当时蒲圻縣，即今之嘉魚縣。嘉魚縣在漢，为沙羨縣地。在晉，为沙羨、沙陽兩縣地。隋开皇九年省沙陽縣入蒲圻。至南唐保大十一年（李璟年号，公元九五三年）始为嘉魚縣。故在唐时为蒲圻也。

前文謝疊山所說是也。此外四家之說，皆不合事实：

（一）即酈道元以赤磯山为赤壁之說。（二）齐安拾遺以黃州赤鼻磯为赤壁。苏轼有賦。（三）“荊州記”以漢陽臨嶂山南峰为烏林峰，亦謂赤壁。（四）唐“漢陽圖經”謂赤壁城又名烏林，在汨川。宋太宗趙光義改為漢川縣。縣西八十里。惟“輿地紀勝”以酈說为是，詳該書第七十九卷。“湖北通志”照抄，未加辨明。見“通志”第三四七叶。

“江水东徑大軍山南，夏浦，江水左迤也。右則涂水注之，西北流徑汝南侨郡故城南。”

“方輿紀要”云：“涂水亦名金水。”“寰宇記”：“金水在江夏縣南九十里，出金山。西注大江。”“荊湘記”：“金水北岸，有汝南旧城。”

“江夏縣志”：“咸和东晋成帝司馬衍年号，公元三二六年。中，以汝南民流寓，立汝南郡，治涂口。太元东晋孝武帝司馬昌明年号，公元三七六年。初，为汝南縣。”

按：漢高祖刘邦置汝南郡，屬縣有汝陰、汝陽，在河南省汝河南北。东晋时，政府南迁江寧。汝南郡人流寓大江南北沙羨縣境，为侨置汝南郡于金口。即涂口也。左岸夏浦，今为馬引河，夏水入江口之一。

“嘉慶志”：“小軍山在縣西南五十里，又十里为大軍山，高百余丈。”

“江水又东徑小軍山南，臨側江津，东有小軍浦。又东徑鷄翅山北，山东，即土城浦也。”

“江夏縣志”：“鷄翅山在縣南五十里。”

“水經”：“又东北至江夏沙羨縣西北，沔水从北來注之。”

按：經所称沔水，系指沌水南道入江之段。其沌水北道入漢之段，亦有沔水之称。沙羨縣原治金口，晋迁治夏口，即江夏古城，又迁治沔左却月城。

“水經注”：“沌水上承沌陽縣之太白湖，东南流为沌水，徑沌陽縣南，注于江，謂之沌口。”

“明史”“地理志”：“漢陽西有太白湖，江北諸水多匯焉。”參閱水經圖一及圖二。

“漢陽府志”：“徑小軍山又十五里至沌口，赤野湖西会沔陽太白十四湖諸水來会。”又：“漢水別出三汶”，
按：今漢川縣境漢水北岸有三汶鋪。匯太白全湖之水，流为馬影麥河。
今有馬引河。东北徑香爐山，上下蒲潭。又东过小軍山，文寺山下，十里入江。即沌口。

“方輿紀要”：“太白湖一名九真湖。潛水自西北來注之，沱自南來注之。”按：鄭康成以夏水为荊州之沱。見“尚書正義”。其上游：西湖、李老、泗港、沙湖及直步、黃蓬、陽明諸水，悉匯焉。周二百余里，达沌口入江。”又引“水利考”云：“环沔皆湖也，大者数百里，小者数十里。其北多屬竟陵，李老为大。其西多屬監利，西湖为大。南則黃蓬为大，东則太白为大。諸湖皆入太白。故沔，众水之